

“NP_L有NP_E”和“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对比研究

曹阳¹ 文旭²

(1. 中北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51; 2.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 重庆 400715)

摘要:学界对“NP_LNP_E”存在构式的归属仍存分歧,也未厘清它与“NP_L有NP_E”存在构式之间的关系。现有研究虽有一定描写性成果,但共识不足,亟需加强这两种构式的对比及异同动因阐释。两种构式本质上共享“容器图式”下的[容器(内容物)]空间概念框架,但二者认知机制分化为两种路径:前者先借隐喻赋予非典型空间成分“容器”“内容物”特征,再通过强制性数量结构对内容物进行计量和特定情境标识,最终生成[NP_LNP_E]结构,其存在义由[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结构预设;后者经同类隐喻操作后,与“有”字“某处存在某物”的规约化子场景融合,最终生成[NP_L有NP_E]结构,其存在义由[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结构和“有”字协同赋予。两构式时空性呈现对立:“NPL NPE”具有强空间性而无时间性,“NPL有NPE”兼具时间性与空间性。语篇功能上,二者均遵循“从旧信息到新信息”的信息分布模式,但“NP_L有NP_E”存在构式独有发端功能,“NP_LNP_E”存在构式承担总结功能。

关键词:存在构式;句法语义特征;对比研究;容器图式;时空性;认知机制

中图分类号:H31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5)05-0054-11

0 引言

汉语存在构式是现代汉语中最常用的构式之一。它语义内容丰富,句法结构多样,是蕴含多个子构式的构式群,其基本形义配对关系为{[F:NP_L(VP)NP_E]←→[M:某处存在某物]}(“_L”表示“Location”,“_E”表示“Entity”)。其中,“NP_L有NP_E”存在构式是汉语存在构式的典型成员,以“有”字为中段动词,NP_L和NP_E分别表示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均由不同形式的名词或名词短语构成,如例(1)~(3)。

(1)桌上有一杯水。

(2)窗前有一张学习桌。

(3)楼梯旁有一个单人床。

收稿日期:2024-12-21

基金项目: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汉语应急语言及其伴随手势的认知研究”(2022YJ080)、山西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国内聋人应急手语服务体系研究及应急手语语言学建设”(2022W074)及“重庆市现代认知科学与语言文化研究协同创新团队”(渝教宣发[2020]3号)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曹阳,女,中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与手语语言学研究。

文旭,男,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认知翻译学与语用学研究。

引用格式:曹阳,文旭.“NP_L有NP_E”和“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对比研究[J].外国语文,2025(5):54-64.

(4) 桌上一杯水。

(5) 窗前一张学习桌。

(6) 楼梯旁一个单人床。

例(4)~(6)与例(1)~(3)极为相似,虽仅有一字之差,但关于这类存在构式的归属问题,学界意见不一。目前,主要有“省略”说(范方莲,1963)、“零动词存在句”说(曹阳等,2022)、“定心谓语存在句”说(宋玉柱,1982)和“名词谓语存在句”说(帖伊等,2019)四种。

“省略”说认为,无中段动词的存在构式是省略了适当的动词,这些省略了的动词大多可用“有”字代替。对“省略”说持有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把无中段动词的存在句视为单纯的省略句是有一定困难的,因为许多句子的中段无法加入动词,有的甚至连“有”字也无法加入,如例(7)~(8)。本文认为,“省略”说虽有可取之处,但仍值得研究,其原因在于,存在主体的语义特征不同,分属不同类型的存在构式,需“分而论之”。因而,不能简单地把例(4)~(6)视为例(1)~(3)的省略形式,更不能补充成例(9)~(10)这样的句式。

(7) 脑子里一片空白。

(8) 窗下一泓碧水。

(9) * 脑子里有一片空白。

(10) * 窗下有一泓碧水。

“名词谓语存在句”说认为,无中段动词的存在构式是表示“存在”义的名词谓语句。本文认为,无中段动词存在构式的NP_E没有赋予NP_L以某方面一特定值或特征(帖伊等,2019),不符合名词谓语句[(NP₁) NP₂]结构的概念功能。同时,名词谓语句的NP₁和NP₂中间可插入“的”,这对大多无中段动词的存在构式来说较难完成。因此,将无中段动词的存在构式称为名词谓语存在句是不妥的。同时,本文认同“定心谓语存在句”和“零动词存在句”两种命名方式。若从句式谓语组成成分的角度出发(由定语及其中心语组成的偏正词组充当谓语),可以将其称为“定心谓语存在句”(宋玉柱,1982);若关注其谓语缺失的特征,也可将其称为“零动词存在句”。不论是三种名称中的哪一种,它们都承认无中段动词存在构式的独立地位。为了方便论述,本文统一使用“NP_LNP_E”存在构式这一术语。

由是观之,学界虽对“NP_LNP_E”存在构式有一定的描写性研究,但一些观点未达成共识,“NP_L有NP_E”存在构式与“NP_LNP_E”存在构式之间的关系也尚未厘清,还需加强两构式之间的对比研究。鉴于此,本文拟从构式语法的角度重新审视“NP_L有NP_E”存在构式与“NP_LNP_E”存在构式之间的关系,在句法构式层面和组构成分层面进行句法语义的对比考察,揭示两构式异同点的深层起因。

1 “NP_L有NP_E”与“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内部组构

存在构式的认知基础是事物的存在性(储泽祥等,1997),它以时间和空间为中介和依

托(Tenbrink,2011),描述现实世界中“出现—存在—消失”事件链中“存在”这一环(刘海洋等,2019)。据此,我们将“现实世界中某一事物在其出现到消失的这一阶段中持续占据着一定的空间位置和时间范围的现象”称为“存在事件”,其构成要素包括存在时间、存在处所、存在方式和存在主体。

存在时间指事物从出现到消失所持续的时间段。鉴于时间本身具有持续性,存在事件仅指称事物存续期间的现象,因此是否明确表述存在时间并不影响存在事件的核心内涵(Bresnan,1994)。存在方式包含“存在”本身以及实现存在的“方式”两个概念(朱德熙,1982)。这两个概念并不互相排斥,二者可实现融合,实现存在的“方式”以“存在”本身为前提。存在处所是揭示存在事件空间背景的要素,存在主体则是存在事件所描述现象中的核心承载者。尽管存在时间与存在处所共同界定了存在事件的时空背景,但由于存在事件在其时间维度上具有同质性,因此是否明确表述存在时间并不影响存在事件的根本属性。然而,存在处所则不然。存在处所不是持续的,不同的存在处所对应不同的存在主体。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不同,即使存在时间相同,也是不同的存在事件。没有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存在事件也将毫无意义。由此可得,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是互相依存的关系,它们是存在事件构成要素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以往众多学者从空间性和汉语空间表达系统探索存在事件或存在构式,并认为汉语存在构式是汉语空间概念和句子结合的产物(王建军,2005)。据此,本文认为,存在事件以表述空间关系为前提,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之间有依存关系,且是空间上的依存关系。

在“NP_L有NP_E”和“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中,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是共享成分,构成二者之“同”。而存在方式(“有”字)仅为“NP_L有NP_E”存在构式所独有,构成二者之“异”。需明确,上述同异关系的界定仅基于构式组构成分的表层对比。若要精确揭示其异同本质,尚需深入探析两种构式在句法、语义层面的系统性特征。

2 “NP_L有NP_E”与“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异和同

“NP_L有NP_E”和“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在句法结构、语义特征和语用特征等方面存在的异同具体剖析如下。

2.1 句法结构

从句法结构看,“NP_L有NP_E”和“NP_LNP_E”最显著的“异”在于构件数量,即两构式内部组构不同。鉴于上文已对二者内部组构进行了详细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除内部组构的不同外,两种存在构式最核心的区别特征在于NP_E中的数量结构的强制性。“NP_LNP_E”强制要求NP_E名词前出现数量结构,而“NP_L有NP_E”对此并无强制性要求。具体而言,当“NP_LNP_E”中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可计量]的空间实体时,数量结

构起计数功能,其数词可为非限制性数值,如例(11)(12)。

(11) 筐子里两个苹果。

(12) 沙发上三本书。

(13) 窗外一片春天的景象。

(14) 团里一片欢腾。

当 NPE 名词为[-空间形状;-可计量]的抽象概念时,数词只可为“一”(王珺等,2024),量词(尤以“片”最为常见(曹阳等,2022))具有赋予 NPE 空间义和处所义的功能,如例(13)(14)。

“NP_L有 NP_E”可在“有”之前加“没”字来表示其否定性形式,如例(15)(16)。然而,“NP_L NP_E”没有否定形式,尽管可以在 NP_L 和 NP_E 中间加“没”字,如例(17b),但此时的“否定句”等同于在 NP_L 和 NP_E 中间同时加“没”和“有”字,这种情况下的构式已不再是“NP_L NP_E”存在构式,而是“NP_L有 NP_E”存在构式的否定形式。因此,笔者认为“NP_L NP_E”没有否定形式。

(15)a. 窗外有人。

b. 窗外没有人。

(16)a. 桌上有一堆瓜子皮。

b. 桌上没有一堆瓜子皮。

(17)a. 窗前一张学习桌。

b. *窗前没(一张)学习桌。

根据各构件的句法语义限制,我们对“NP_L有 NP_E”和“NP_L 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句法结构做如下描述:“NP_L有 NP_E”存在构式可视为表方位处所的名词或名词短语后依次出现关系动词“有”和名词或名词短语的单句形式,形式上抽象为[NP_L有 NP_E]结构;“NP_L NP_E”存在构式可视为方位处所的名词短语后出现一个带有数量结构的名词短语的单句形式,形式上抽象为[NP_L NP_E]结构。

2.2 语义特征

汉语存在构式是以构式的语义内容来命名的一类构式,它是表示特定时间、空间范围内“存在”某种事物的一种句类(王建军,2003:28)。构式语法认为,构式本身具有意义。同时,构式成分的意义对构式义也有所贡献。若将“NP_L有 NP_E”和“NP_L NP_E”两种存在构式做比较,我们认为,“NP_L有 NP_E”存在构式的“存在”语义更加具体、直接和稳定。

胡文泽(2004)认为,[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结构能够承担表示事物存在的功能。此观点与本文所主张的“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之间存在空间依存关系”高度契合。然而,需明确的是,该结构中的“存在”义并非其直接表达的语义内容,而是通过预设间接实现的。

究其根本,〔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结构本质上传达的是:当存在处所与存在主体共同出现时,即预设了“在某一存在处所存在某一存在主体”这一“存在”事实。因此,“NP_L NP_E”存在构式的“存在”义是由〔NP_L〔NP_E〕〕结构所预设的。由此可推导出“NP_L NP_E”存在构式的构式义为:“当NP_L和NP_E出现,NP_L处必然存在NP_E”。

在“NP_L有NP_E”存在构式中,除〔NP_L〔NP_E〕〕结构预设“存在”事实外,谓语中心位置还包含显性标记“有”。一般情况下,谓语“有”字有“领有”“存在”和表示某种程度的数量或性质三种含义(吕叔湘,1999:630-631)。但不论它表示何义,都是某一特定构式不同句法环境下的产物。离开了特定的构式,“有”的意义便无从谈起(王勇等,2012)。在“NP_L有NP_E”存在构式中,“有”的语义受到构式内部成分及整体构式义的协同制约,仅能解读为“存在”义。换言之,原本多义的“有”,在前置方位处所成分(NP_L)的语义分化作用下,其“存在”义得以选择性突显(储泽祥等,1997)。该“有”字的核心功能在于明示并强化其后名词成分(NP_E)的存在性,即表示“该名词所指称的事物存在”。因此,在“NP_L有NP_E”存在构式中,〔NP_L〔NP_E〕〕结构预设了“存在”事实,“有”字直接赋予构式“存在”义,二者的结合使得该构式的“存在”义更为直接、具体且稳定。由此可推导出“NP_L有NP_E”存在构式的构式义:某处存在某物”,该构式义与汉语存在构式的基本语义原型高度吻合,进一步印证了“NP_L有NP_E”存在构式作为汉语存在构式典型成员的地位。

除“存在”义外,本文也将汉语存在构式的时空性视为其核心语义特征之一。现有关于该构式时空性的研究,多从构式组构成分入手,其中聚焦于存在处所表示时间或空间情形的探讨最为丰富(詹开第,1981;王建军,2005)。本文认同上述研究视角,并在此基础上对汉语存在构式的时空性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阐释与补充。我们认为,汉语存在构式的时空性包含双重含义:其一为构式成分的时空性特征,体现于各构式成分的语义限制;其二为构式整体的时空性特征,它指的是人类表达“存在事件”的认知方式,旨在揭示构式描述了什么样的时空场景。

2.2.1 “NP_L有NP_E”存在构式各构式成分的语义限制

当NP_L为〔+空间功能属性〕的空间实体,即“有一种或几种功能可以为其他物体提供空间位置(储泽祥等,2008)”时,NP_E名词可为〔+空间形状〕的空间实体,如例(18);或为〔+感官感知;-空间形状〕的概念,如例(19)。当NP_L为〔-空间功能属性〕的空间实体时,NP_E名词仅可为〔-空间形状〕的抽象概念,如例(20)。当NP_L表示时间时,NP_E通常为“数量结构+抽象概括性名词”,且该名词通常需进一步的说明与阐释,如例(21)。

(18)井底有个喷水池。

(19)空气里有一股熟悉的味道。

(20)心里有一种莫名的压力。

(21) 近一个月(内)有三起新闻。

2.2.2 “NP_L NP_E”存在构式各构式成分的语义特征

当 NP_L 为[+空间功能属性]的空间实体时, NP_E 名词为[+空间形状]的空间实体, 如例(22); 或为[+感官感知; -空间形状]的概念, 如例(23); 亦可为形容词名词化名词, 如例(24); 当 NP_L 为[-空间功能属性]时, NP_L 需有[+群体]的特征, 此时的 NP_E 名词大多为形容词名词化的, 如例(25)。当 NP_L 表示时间时, NP_E 名词亦是形容词名词化的, 如例(26)。值得注意的是, NP_E 名词前数量结构强制出现。

(22) 街口一座典型欧式楼宇。

(23) 教室里一片嘈杂声。

(24) 天空一片明媚。

(25) 团里一片欢腾。

(26) 夜里一片萧索。

2.2.3 两种存在构式整体的时空性特征

齐沪扬(1996, 1998)认为, 无中段动词的“NP_L NP_E”存在构式表示绝对静止的空间关系, 其“极度空间性”可从构式成分和[NP_L[NP_E]]结构所描绘的时空场景中得到印证(曹阳, 2024)。本文赞同此观点, 并进一步指出: “NP_L有 NP_E”存在构式和“NP_L NP_E”存在构式在时空性上的不同源于“有”字。

“有”是现代汉语中的高频动词, 但其动作性极弱, 远低于“走”“打”“吃”等典型行为动词。通常情况下, “有”的时间特征并不显著, 基本不承载时间信息(王文斌, 2013; 王文斌等, 2014)。然而, 相较于“NP_L NP_E”存在构式, 即使“有”的时间性再弱, “NP_L有 NP_E”存在构式仍兼具时间性与空间性, 通过其弱时间性与强空间性的共同作用, 呈现“某处存在某物”的时空场景。

2.3 语用特征

通常, 人们倾向于将旧信息(已知信息)置于新信息(未知信息)之前, 形成“从旧信息到新信息”的信息分布模式。存在构式遵循此模式, “NP_L有 NP_E”存在构式与“NP_L NP_E”存在构式亦是如此。本小节将此信息分布模式与两种构式的语义特征相结合, 分析二者在篇章分布位置上的异同:

其一, 两种存在构式在篇章中均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 NP_L 由前文某个参照点激活, 承接前文。NP_E 则为语篇引入新事物, 为后续语篇提供参照点, 开启下文。例如:

(27) 她跟着村支书来到了扶贫项目重点示范区, 那是身处太行山的一个小山村。村子四周都是大山, 山坡上一片橘树林。这个时节正是橘子成熟的时候, 摘下一个橘子把它

拨开来,鲜红的橘子瓣一口进了她的口里,甜水瞬间渗进了她的咽喉^①。

(28)去年是一个丰收年,一连收了三十筐的大白菜,肯定够一家三口吃一年了。黄萝卜被切成条,放到天台先晾干。天台上还有一排大缸,里面腌了酸菜。

例(27)和(28)中的“山坡上”和“天台上”是已知信息,由前文中的“太行山”“山村”“大山”和“天台”激活,起到了语篇承前的作用(董成如等,2014)。“一片橘树林”和“一排大缸”是新信息,它们为后文中“橘子”“橘子瓣”和大缸里的“酸菜”提供了参照点,起到了语篇启后的作用。

其二,为使场景描写更加生动形象,两种构式常交替使用。这不仅避免了句式重复,也使篇章结构更为严谨,显著增强了篇章的语言表达效果和可读性。例如:

(29)走进教室,靠墙的四周一排长凳,凳子下面有几个砖头块儿,说是凳子不够或者坏的时候可以坐在砖块上听课和写字。

(30)当走到湘西境界时,我们停住了脚,打算在路旁的小镇停留几日。那小镇旁边有一条小溪,小溪上面一座小木桥,桥下还放着许多木桶和木杖,应该是镇里的女人来溪边洗衣服时用的。

例(29)和(30)这种集中交替出现的方式增强了语言的表达效果,使教室和小镇的场景描写更加生动,结构井然有序。

其三,“NP_L有NP_E”存在构式可充当发端句,为语篇引入新事物,向受话者或读者传递“此(某)处存在某物”这一未知信息。例如:

(31)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不远万里从家乡来到北京,带着子女,带着期盼,住进几环的一个地下室里,过着一群人共用一个卫生间一个厨房的生活。

(32)生活中有很多常见且狡猾的细菌,我们每天都在和它们打交道,但我们真的了解它们吗?

例(31)中的发端句引入了“一群人”的出场。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NP_L并非省略,而是基于交际双方共享的百科知识进行推导的隐性成分。例(32)中的“NP_L有NP_E”存在构式则作为总结式发端句,先总述“生活中有很多常见且狡猾的细菌”这一核心信息,后文再对此分述详论。

与“NP_L有NP_E”不同,“NP_LNP_E”通常无法位于篇章开头。由于缺乏中段动词,“NP_LNP_E”会高度聚焦于存在主体(潘文,2006);若置于篇首,则显得颇为突兀。故此,在既有语料观察中,鲜见“NP_LNP_E”被用作发端句之例。

其四,“NP_LNP_E”存在构式语义凝练、结构简洁,常省略非核心信息,因而适合作为总结句置于篇章结尾。例如:

① 本文例句均通过检索式“[sft][有]n”“[sft][有]mq”“[sft]mq”“tmq”“fmq”等在BCC现代汉语语料库中进行选取。

(33) 这窗户已经好几年没有擦了, 窗户玻璃上一层灰。

(34) 这房顶大概是年代太久了, 一个劲儿地往下渗水, 只要是下过雨后, 房间地上一摊水。

例(33)和(34)中的“NP_LNP_E”存在构式均位于句末。本文认为, 此处的“NP_LNP_E”存在构式承担总结功能: “窗户玻璃上一层灰”呈现了前文“窗户已经好几年没有擦”的状态性结果; “房间地上一摊水”则形成于房顶“年代太久”且“渗水”的动作性结果, 二者共同体现了其总结作用。

3 “NP_L有NP_E”与“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异和同的起因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 “NP_L有NP_E”存在构式和“NP_LNP_E”存在构式在句法语义上同时存在着相同和不同之处。本文认为, 其相同之处主要源于两构式共享相同的基本概念框架, 不同之处则源于两构式在认知机制上的不同。

3.1 “NP_L有NP_E”与“NP_LNP_E”的基本概念框架

由上可知, 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构成空间依存关系, 其[NP_L[NP_E]]结构本身预设“存在”事实, 承担表述事物存在的功能。本文认为, “容器图式”所蕴含的空间概念和具身经验(Johnson, 1987; Lakoff et al., 1999)恰好与存在主体和存在处所之间的空间关系相契合(文旭等, 2004; 文旭等, 2022)。具体而言, 存在处所是“容器”, 存在主体是“内容物”, 二者[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的结构关系即体现为“容器图式”下[容器[内容物]]的关系。该图式关系构成了“NP_L有NP_E”和“NP_LNP_E”乃至所有存在构式共享的基本概念框架。

总言之, “容器图式”下[容器[内容物]]的空间概念结构是“NP_L有NP_E”和“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基本认知框架, 也是两种构式在句法语义上表现出诸多相同点的原因。

3.2 “NP_L有NP_E”与“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的认知机制

“NP_L有NP_E”和“NP_LNP_E”两种存在构式在句法语义上虽有相似之处, 但其构式成分所受的句法语义限制存在显著差异, 此差异源于二者认知机制的不同。

如前所述, 在“NP_L有NP_E”构式中, 作为“容器”的NP_L可具备[+空间功能属性], 亦可具备[-空间功能属性], 甚至实现了从空间域向时间域的延伸。作为“内容物”的NP_E, 即使无数量结构修饰, 其名词既可为[+空间形状]的空间实体, 也可为[-空间形状]的抽象概念。值得探究的是, [-空间功能属性]的NP_L及时间域何以成为容器? [-空间形状]的抽象概念又如何成为内容物? 本文认为, 正是隐喻机制将空间域容纳物体的特征投射至时间域及[-空间功能属性]的概念, 并将[-空间形状]的抽象概念赋予内容物特征。综上, 结合容器图式[容器[内容物]]的空间概念框架与“有”字的规约化场景, 我们可将“NP_L有

NP_E”存在构式的认知机制概括为:隐喻机制基础上[容器[内容物]]与“有”规约化场景的融合,其运作推演如下:

首先,当NP_L为[-空间功能属性]和/或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时,它(们)通过隐喻机制获得容器和/或内容物的属性特征;其次,存在处所和存在主体据此构建[容器[内容物]]的空间概念框架;最后,在“有”字表“存在”义的规约化场景^①中,“某处存在某物”这一子场景与[容器[内容物]]的空间概念框架发生融合,从而生成语义表达“某处存在某物”、句法形式为[NP_L有NP_E]的存在构式。如在例(35)中,“心底”[[-空间功能属性]]与“压力”[[-空间形状]]首先通过隐喻分别获得容器与内容物的特征。其次,二者形成[心底(容器)[压力(内容物)]]的容器图式。最终,该图式与“有”字规约化场景中的“某处存在某物”子场景融合,实现了“心底有压力”这一构式的生成。

(35)心底有压力。

与“NP_L有NP_E”存在构式相似,“NP_LNP_E”存在构式的NP_L和/或NP_E名词有时亦不满足“容器”与“内容物”的特征要求。此时,隐喻机制会赋予二者相应特征。然而,“NP_LNP_E”存在构式仅靠NP_L和NP_E名词无法独立成句,NP_E必须出现数量结构。因此,本文认为,该构式可以成句与数量结构的强制性密切相关。具体而言,当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的空间实体时,数量结构不仅起计数功能,更在特定情境下对NP_E进行标识(牛保义,2015),促使其从“类指/分类”转向“NP_L情境中的特定例示”(Langacker,2008;曹阳等,2022)。此过程可称为“数量结构强制性情境标识”。当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尤其是形容词名词化名词)时,数量结构不仅承担标识功能,更将其所附物量词的[+空间义;+空间形状;+提供处所]特征赋予该名词(储泽祥等,1997)。综上,“NP_LNP_E”存在构式的认知机制可表述为:在隐喻机制与数量结构强制性情境标识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容器[内容物]]空间概念结构,其运作推演如下:

首先,当NP_L为[-空间功能属性]和/或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时,它(们)通过隐喻机制获得容器和/或内容物的属性特征;其次,当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的空间实体时,强制出现的数量结构对其进行实际计量与NP_L特定情境标识;当NP_E名词为[-空间形状]的概念或形容词名词化名词时,数量结构在赋予NP_E名词“空间义”的同时,亦对其进行NP_L特定情境标识;最后,NP_L与经情境标识后的NP_E构成[容器[内容物]]的空间概念结构,由此生成句法形式为[NP_LNP_E]的存在构式,如例(36):

(36)地上一片萧索。

“萧索”为[-空间形状]的抽象概念。首先,隐喻机制赋予其内容物特征。同时,“一片”的植入不仅赋予“萧索”以“具有覆盖范围且呈平面状”的空间形状特征,更将其标识为

① “有”字表“存在”义的规约化场景包括“某物存在于某处”“某处所存在某物”“某物在某时间段内存在”“某物以某种方式存在”等;

“地上”情境中的特定例示。最终,“地上”(容器)与“一片萧索”(内容物)构成[地上(容器)[一片萧索(内容物)]]的空间概念结构,生成了“地上一片萧索”的句式结构。

综上所述,两种构式共享同一基本概念框架,但其认知机制存在本质差异,致使二者在句法语义特征的呈现上既具共性,又存特性。

4 结语

“NP_LNP_E”和“NP_L有NP_E”两种存在构式均为独立构式,是汉语存在构式群中表征[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空间依存关系的两个成员。二者在句法结构、语义特征、语用特征以及认知机制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存在差异。

(1)句法结构:“NP_LNP_E”存在构式要求NP_E名词前必须有数量结构,“NP_L有NP_E”存在构式则无此强制要求;“NP_L有NP_E”存在构式可在“有”之前加“没”字来构成其否定性形式,“NP_LNP_E”存在构式则缺乏否定形式。(2)“存在”义及其来源:“NP_LNP_E”存在构式的“存在”义由其[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结构预设,“NP_L有NP_E”存在构式的“存在”义则由[存在处所[存在主体]]结构和表“存在”义的“有”字共同赋予。(3)时空性:“NP_LNP_E”存在构式仅具强空间属性,缺乏时间性,“NP_L有NP_E”存在构式则兼具时间性和空间性。(4)语篇功能:二者均遵循“从旧信息到新信息”的信息分布模式,可在篇章中交替使用以承前启后。然而,“NP_L有NP_E”存在构式可充当发端句,而“NP_LNP_E”存在构式则不可。最后,本文论证了上述句法语义特征的共性源于两构式共享的基本概念框架——即[容器[内容物]]空间概念结构,其差异则归因于二者认知机制的不同。

参考文献:

- Bresnan, J. 1994. Locative Invers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Universal Grammar[J]. *Language*(7):72-131.
- Johnson, M. 1987. *The Body in the Mind: The Bodily Basis of Meaning, Imagination, and Reason*[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koff, G. & M. Johnson.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 New York: Basic Books.
-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enbrink, T. 2011. Reference Frames of Space and Time in Language[J]. *Journal of Pragmatics*(3):704-722.
- 曹阳. 2024. 语法构式范畴视角下的汉语存在构式[M]. 北京:九州出版社.
- 曹阳, 童家伟. 2022. 零动词存在构式的句法语义特征及认知阐释[J]. *当代外语研究*(3):131-139.
- 储泽祥, 刘精盛, 龙国富等. 1997. 汉语存在句的历时性考察[J]. *古汉语研究*(4):13-20.
- 储泽祥, 王寅. 2008. 空间实体的可居点与后置方位词的选择[J]. *语言研究*(4):50-62.
- 董成如, 许明. 2014. 存在句的语篇功能研究[J]. *外语学刊*(6):70-74.
- 范方莲. 1963. 存在句[J]. *中国语文*(5):386-395.
- 胡文泽. 2004. 汉语存现句及相关并列紧缩结构的认知功能语法分析[J]. *语言教学与研究*(4):1-13.
- 刘海洋, 吕明臣. 2019. 汉语存在语义范畴及其定中表现形式[J]. *汉语学习*(4):44-52.
- 吕叔湘. 1999. *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牛保义. 2015. 认知语法情境植入研究综述[J]. 外语学刊(5):16-22.
- 潘文. 2006. 现代汉语存现句的多维研究[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齐沪扬. 1996. 表示静态位置的一种零动词[J].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125-131.
- 齐沪扬. 1998. 现代汉语的空间系统[J]. 世界汉语教学(1):22-33.
- 宋玉柱. 1982. 定心谓语句存在句[J]. 汉语学习(3):27-34.
- 帖伊, 覃修桂. 2019. 体认语言学视角下的名词谓语句研究: 构式界定与认知动因[J]. 外国语文(5):22-29.
- 王琿, 吴义诚. 2024. 数词与定指: 以数词“一”为例[J]. 外国语文(3):55-64.
- 王建军. 2003. 汉语存在句的历时研究[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 王建军. 2005. 时空在汉语存在句中的表现形态[J]. 语文研究(4):15-18.
- 王文斌. 2013. 论英语的时间性特质与汉语的空间性特质[J]. 外语教学与研究(2):163-173.
- 王文斌, 何清强. 2014. 论英语“be”与汉语“是/有/在”[J]. 外国语(5):2-10.
- 王勇, 周迎芳. 2012. “有”字句的历时考察和横向比较[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91-99.
- 文旭, 曹阳. 2022. 中国手语存在句的表征方式和认知特征: “图形—背景”理论分析[J]. 外国语文(2):31-41.
- 文旭, 刘先清. 2004. 英语倒装句的图形背景论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6):438-443.
- 詹开第. 1981. 有字句[J]. 中国语文(1):27-35.
- 朱德熙. 1982.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A Contrastive Study of the Two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s “NP_L you NP_E” and “NP_L NP_E”

CAO Yang WEN Xu

Abstract: Academic disputes persist regarding the categorization of the “NP_L NP_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NP_L you NP_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Existing studies, although possessing certain descriptive achievements, lack consensus, urgently requiring strengthened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the two constructions and explanation of the motivations for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undamentally, the two constructions fundamentally share the spatial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container (content)] under the “Container Schema”, but their cognitive mechanisms diverge through two distinct pathways. “NP_L NP_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first metaphorically assigns container/content features to atypical spatial components, then enforces obligatory quantity structures to quantify and situationally identify the content, ultimately generating the (NP_L NP_E) form. Its existential meaning is presupposed by the [location (object)] structure. “NP_L you NP_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after identical metaphorical operations, fuses with the conventionalized sub-scene of “you” (“something exists somewhere”), ultimately generating the (NP_L you NP_E) structure. Its existence meaning is jointly endowed by the [location (object)] structure and the character “you”. The two constructions exhibit opposition in spatial-temporal properties; the former possesses the feature of extreme spatiality but lacks temporality, while the latter combines temporality with spatiality. In discourse function, both follow the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rom old information to new information”, but the “NP_L you NP_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uniquely possesses discourse-initiating function, and the “NP_L NP_E”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undertakes summarizing function.

Key words: existential construction; syntactic and semantic features; contrastive study; Container Schema; spatiality and temporality; cognitive mechanism

责任编辑: 蒋勇军